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三八七期 ——  
(二〇〇四年七月十九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0407c)

---

【史料存真】毛泽东召见首都红代会“五大领袖”时的谈话  
(1968·7·28)

【史海钩沉】1968：七·二八召见与红卫兵运动的终结

余汝信

【人物追踪】聂元梓——从造反到炼狱

涂光群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mailto: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史料存真】

毛泽东召见首都红代会“五大领袖”时的谈话  
(1968·7·28)

毛：(聂元梓、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走进接见会场，毛站起来同他们一一握手)都是年轻人！(毛同黄作珍握手)你叫黄作珍？我还不认识，没有打死？

江青：好久不见了。

毛：还不是天安门上见过，又没有谈话，不行嘛！你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但是你们的小报我都看过，你们的情况，我都了解。蒯大富怎么没来，是出不来，还是不愿来？

谢富治：恐怕是不肯来。

韩爱晶：不会的。这个时候，他要知道中央文革接见会不来？他见不到主席会哭的，肯定是出不来。

毛：蒯大富要抓黑手，这么多工人“镇压”“压迫”红卫兵，黑手是什么？现在抓不出来。黑手就是我嘛！他又不来，抓我就好，来抓我嘛！本来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中央警卫团是我派去的。我说大学武斗怎么解决？你们去工作看看，结果去了三万人。其实他们恨北大，不恨清华。(对聂)工人、学生这么搞，几万人游行，听说你们那里搞招待还好，是你们，还是井冈山？

聂元梓：我们在门口摆开水供给……

温玉成、黄作珍：不是他们。北大和那个单位冲突了？

聂：是与农科院。他们骂我们是老保。

毛：你们没跟他们打？

聂：互相打了。

毛：北大抓黑手，这黑手不是我，是谢富治。我也没有这么大的野心。我说你们去那么一点人，跟他们商量商量。蒯大富说有十万。

谢：不到三万人。

毛：你们看大学武斗怎么办？一个是统统撤出去，学生也不要管，谁想打就打，过去革委会、卫戍区对大学的武斗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这看来还是对的。另一个是帮助一下，这个问题深得工人的赞成，深得农民的赞成，深得多数学生的赞成。大专院校五十几个，打得凶的，也就大概五、六个，试试你们的能力。至于如何解决，你们一个住南方，一个住北方，都叫新北大，打个括弧（井冈山）、（公社），就像苏联共产党（布）。要么军管，请林彪同志挂帅，还有黄永胜，问题总要解决嘛！你们搞了两年文化大革命了。斗批改，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是搞武斗，人民不高兴，工人不高兴，农民不高兴，居民不高兴，多数学校学生不高兴，你们学校多数学生也不高兴。就连拥护你的一派，也有人不高兴。就这样统一天下？你新北大，老佛爷是多数，是哲学家。新北大公社、校文革里就没有反对你的人了？我才不信呢！当面不说，背后还是会说怪话。王大宾，你的事情好办一些吧？

王大宾：那几个反对谢富治的跑了。

谢：他的二把手要夺权，说他右了。

毛：他就那么左，马克思？

王：那是他们挑拨关系。他是一个好同志，出身又好，苦大仇深。这个人很正直，革命干劲也大，革命性强，就是急一些，不大会团结人，工作方法生硬一些。

毛：你能团结他吗？一个左，一个右，很好团结嘛！你坐过来，到我这里来。

林彪：来嘛！

谢：去！去！（王大宾坐到毛身旁）

毛：坐下，坐下。事情要留有余地，都是学生。他们也没有搞黑帮，最近有些学校斗了黑帮，画了像。新北大搞了几十个，就那么点黑帮？我不止那么点黑帮。就是关键在于两派，忙于武斗，心都到武斗上去了。现在不搞斗、批、改，就搞斗批走。学生不讲了吗，斗批走，斗批散。现在逍遥派那么多。现在社会上说聂元梓、蒯大富的坏话多起来了。聂元梓的炮灰不多，蒯大富的炮灰也不多，有时三百人，有时候一百五十人，哪像林彪、黄永胜那么多。这回我一出就是三万多。

林：天下大事嘛，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把武斗工事统统拆掉，什么热武器、冷武器，要刀枪入库。聂元梓，他们叫你“老佛爷”、“佛爷老巢”。还有你这个谭厚兰同志，梳两个小辫子，你要求下放，在学校里读了十几年书，大家都同意你下放，我怕你走不开，你走了，谁代替你呢？

谭厚兰：都安排好了。

毛：你们这五大将，我们都是护你们的，包括抓黑手的蒯大富。我们有偏向。（北大）井冈山、四·一四、（师大井冈山）兵团就会对我们有意见。我不怕别人打倒。清华四·一四说：四·一四思潮必胜，我就不高兴，说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四·一四有个理论家叫周泉纁，理论家何必抓他？人家是一派的理论家，写篇文章你抓他干什么？把他放出来。人家有意见，让他再写嘛！不然说没有自由了嘛。我说你老佛爷，也大方一点，你北大井冈山几千人，那一河水放出来，大水冲了龙王庙，你受得了受不了？你这个老佛爷，不然就实行军管。第三个办法，按着辩证法，不要住在一个城里，就一分为二，或者你搬到南方，或者井冈山搬到南方，一个南，一个北，根本不见面，打不起来，各人清理自己内部，一统天下。不然你也害怕，把你老佛爷老巢一捅，捅得你睡不着觉。你怕，他也怕。稍微留一手，是必要的，何必那么紧张呢？怕人家打，你不留点后手，人家一冲怎么得了啊？听人家说了，不是有个凶手要戳你吗？知道了凶手是谁也不一定要抓，算了，明明知道是他也不要说了。不过你以后要注意一点，不要一个人到处乱跑。

江青：她有人保镖。

聂：没有。

毛：你哥哥也不好，姐姐也不好。你那个娘家就是不好嘛。哥哥不好是哥哥嘛，姐姐不好是姐姐嘛，为什么一定要牵连妹妹呢？（有人报告找不到蒯大富）蒯大富是不愿来，还是来不了？

谢：广播了，点名中说中央文革要找，请蒯大富开会。他就是不肯来。

江：是他不肯来，还是出不来？

谢：我估计有人控制他。

姚文元：有可能。

毛：蒯大富这个人我看是好人，出面多。操纵他的人是坏人，蒯大富以及出面的人是好人，这个经验很多。王大宾，你那里没有打架？

王：没有。六六年九月二十三日与保守派干了一架，是伯达同志派人救了我们，以后我们取得了胜利。

毛：那就好，以后一个你，一个韩爱晶不要打架。韩爱晶，很会出主意啊，是个谋士啊，是不是韩信的后代？

康生：听说蒯大富是司令，韩爱晶是政委。

韩：蒯大富周围有一批人，里边比较复杂。运动初期靠写大字报起家的人数极少了，武斗这批人多了，要求改组总部，蒯大富控制不了。

康：不是你说得那样吧！

毛：谭厚兰，文化革命两年了，你那个一、二百人的兵团也弄得睡不着觉。你暂时还不能走，你是一个女皇。今天到会四个，有两个女的，真了不起！我看你暂时不能走。你要给他们粮吃，出入无阻，那些人也够惨的。造反团是省无联式的大杂烩，还要搞反夺权。别的学校也参与了，你（指韩），蒯大富都有份。

韩：我也参加了。

江：那是韩爱晶去颠覆人家。

毛：你有份，我们的蒯司令也有份。年青人就是要作些好事，也会作些坏事。你们说中央文革没打招呼，林彪同志，周总理在三月二十四日、三月二十七日讲了话，又开了十万人大会。这次黄作珍同志、温玉成同志都讲了话，可是下面还打，好像专门和我们作对。我们这个道理，第一条要文斗，不要武斗。如果你们要打，也可以。越打越大，两方都有土炮，你们算什么打嘛！你们的打法算不了啥。把卡宾枪、大炮都使出来，像四川一样把高射炮对天上打。

江：败家子。

毛：你这个老佛爷那么大神通，调起兵来也只有那么两三百，你的兵跑那里去了？还得依靠工人、复员军人作主力，没有那个你还不行，林彪同志兵多，给你几千几万，可把“井冈山”通通消灭嘛。这问题也不要在这里答复，商量商量，也可以开会讨论讨论，但是首先还是要联合。

林：首先还是要联合。主席讲了四个方案：第一是军管；第二，一分为二；第三，斗批走；第四，要打就大打。

毛：一分为二，因为结了仇，双方紧张得很，两方都睡不着觉。搬家可是个问题，找地点，在北京就会争起来。我看，这个大会堂很空的，中南海地方很大，可容四、五万红卫兵，办个学校还不行？或者聂元梓来，或者侯汉清来（北大井冈山头头之一）。你们不是叫“杀牛宰猴炖羊肉”嘛？牛是牛辉林，猴是侯汉清，羊是杨克明。这三个人我只知道杨克明，杨克明也是个年青人嘛！还到过十一中全会，那张大字报杨克明还帮了忙。你们这张大字报分成两家，这种社会现象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谁会料到这么打起来？原来打算停课半年，登了报，后来不行，延长一年，不行再延长一年、二年、三年。我说，如果不行，要多长时间给多长时间，反正人是会长的，你一年级现在就是三年级了，再搞两年、四年、八年的，还不是……斗批走也是个办法，谭厚兰不是想走吗？走光，扫地出门。大学要不要办呢？要不要招生呢？不招也不行。我那个讲话是留有余地的，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并没有说文科都不办，搞不出名

堂就拉倒。我看高中、高小、初中基础课跟大学差不多，上六年、十年顶多了。高中重复初中，大学重复高中，基础课都是重复。这专业课，先生都不懂专业，哲学家讲不出哲学，还学什么？你聂元梓不是哲学家吗？

聂：我不是哲学家。

江：她是老佛爷。

毛：这个哲学有什么学头呢？这个哲学是能够在大学里学出来的吗？又没有做过工人、农民，就去哲学，那个哲学叫什么哲学？

林：越学越窄，是“窄学”。

毛：如果学文学呢？就不要搞文学史，但要学写小说，每周给我写一篇稿，写不出来就到工厂去当学徒，当学徒就写当学徒的过程。现在学文学的，写不出小说。上海的胡万春原来还写了很多东西，以后就没有看到什么了。

周恩来：还有高玉宝，都进了大学，后来头脑就僵化了。

毛：我跟你们讲讲马恩列斯，除了马克思、列宁读完了大学，其他人读都没有读完。列宁读法律读了一年，恩格斯只上了一年半，中学还没有读完，父亲叫他到工厂当会计。后来工厂搬到英国，在工厂里接触了工人。恩格斯的自然科学怎么学的？他是在伦敦图书馆里学的，在那里呆了八年，根本没有进过大学。斯大林没有进过大学，教会中学毕业的。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比江青还差。江青是高小毕业，读了六年，高尔基只读了两年。

叶群：江青同志自学很刻苦。

毛：你不要吹她。学问才不是靠学校里学来的。从前我在学校里是不守规矩的，只是以不开除为原则的。考试嘛五、六十分以上，八十分以下，七十分为准。好几门学科我是不搞的，要搞有时没办法，有的考试我交白卷，考几何我就画一个鸡蛋，这不是几何吗？因为是一笔，交卷最快。

林：我读中学读了四年，没毕业就走了，自动退学，没有中学文凭，就去当小学教员，喜欢自学。

毛：现在办的军事学校害死人，黄埔军校你们知道多长？三个月、六个月！

林：第一、二、三期只有三个月，第四期起加长了。

毛：就是训练一下，改变一下观点。至于有什么学问，不那么多，实际学习一些军事教练。

林：有一点，学了就忘了。学几个礼拜的东西到军队几天就一目了然，百闻不如一见。

毛：我就没有上过什么军事学校，我就没有读过什么兵法。人家说我打仗靠“三国演义”、“孙子兵法”，我说，“孙子兵法”我没看过，“三国演义”是看过的。

林：那时候你叫我给你找，我没给你找到。

毛：遵义会议的时候，跟××辩论，他问我“孙子兵法”看过没有？我问他“孙子兵法”一共有多少篇？他也不知道。我问他第一篇是什么题目，他还是不知道。后来我写什么战略问题，才把“孙子兵法”粗望一遍。什么叫兵法？谁学英语——“阿特米尔”就是兵法。这是学英语好，我半路出家，外文吃亏了。学外文要赶年青的时候学好。谭厚兰，你学什么？（分别问了每人，王大宾学俄文）学地质没有外文不行，还是学英文好！学外文要从小学起。

韩：主席，文化革命完了，就叫我当兵去吧。

毛：当兵半年就够了。当那么长干什么？当半年一切就范，再当一年农民、二年工人，那是真正的大学校啊！真正的大学校就是工厂、农村。你说林彪同志还算个知识分子，上过中学，黄永胜、温玉成算什么知识分子啊？算土包子。黄永胜同志，你念过几年书？

黄永胜：一年半。

毛：你家是什么成份？

黄：算下中农。

毛：温玉成，你念过几年书？

温：三年。

毛：你家是什么成份？

温：算贫农。

毛：都是土包子，就这么点学问。黄永胜那么点学问，当总参谋长，你信不信？

林：黄埔军校有个×××，蒋介石奖他一只表，后来在南京，打仗就是不行。

叶：他是反对主席的。

毛：在世界上不被人反对还行？反对就让他反对。

林：×××在南京军事学院，很多学科都能考五分，就是不能打仗。

毛：斗批走也是办法，是谭厚兰的道路。谭厚兰现在不是想走吗？我并没有说文科不要办，但要改变方法。学文学的要写点小说、诗歌，学哲学的要写论文，论述中国现在的革命斗争过程。至于法律，恐怕是不学为好。听说天派是反谢富治，不了了之，天派又不反了。“砸烂公检法，砸烂谢富治”，实际上砸烂公检法是谢富治第一个提出来的。北京公安局三万人，才弄出几百，几十个地、富、反、坏、右。因此提出砸烂公检法，公安部只留下几十人，其余办学习班。你们也提口号，谢富治是中央的人，一定要打倒，匆匆忙忙的抓。人大三红总部不讲话，用个小战斗队的名义出大字报打倒谢富治，一去追究责任呢，就说“我们总部没有打倒谢富治，只是一个战斗队”。他提出打倒赵桂林。赵桂林，我不认识。你们那点材料我看了，赵桂林怎么反革命呢？聂元梓，侯汉清你们还没有提反革命吧？

聂：他们在社会上搞了个反动集团，恶毒攻击毛主席、林副主席。

毛：我们这些人诬蔑些也不要紧。牛辉林的纲也上得不好（北大井冈山的头头之一），又不是什么大的政治问题。法律也不一定要否定。政法学院，一个政法公社，一个政法兵团，他们听了要不高兴吧？鞍钢有个审讯侦缉的案子，由群众办，消息灵通，多少年没查出来的案子搞出来了。公安局预审，没有别的办法，打人。由侦缉得来的材料不确切。军管会还不是丘八？温玉成这个人认识几个人，就根据侦缉，能行吗？我们说学习群众，说一不要杀，二不要判刑太长，判他两年、三年算了。军队过去也关禁闭，现在有没有了？逃兵你们还抓吗？

温：禁闭取消了，逃兵不抓了。

毛：人家想逃，你抓回来干啥？斗批走，要走就算了。为什么要走呢？还不是斗了他，批了他，打了他，不舒服？或者家里有事，或者军队太苦了，他受不了。逃兵不抓，不关禁闭，反而比过去少了，我们是人民解放军。现在学校里抓了人就当俘虏，逼供信，不供就打。打死了，打伤了。我看知识分子是不文明，你说什么知识分子最文明，我看最不文明。我看老粗最文明，黄永胜、温玉成他们就不抓逃兵，不关禁闭。现在发明了一种喷气式，这个罪魁祸首就是我。我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讲“戴高帽子游街”，但我可没讲坐飞机。我是罪魁祸首，罪责难逃啊！今天怎么样，以为抓你们来坐禁闭吗？井冈山他们这个作法不好，我说的是蒯司令的井冈山，打死了四个人，打伤针织总厂五十个，就是这个社会影响。我也不是看一个人，损失就最小最小最小。

林：值得，损失最小。

周：林副主席说得好，损失最小最小，成绩最大最大。

毛：如果以后有工人到你们那里去，应采取欢迎的态度，你们不要采取蒯大富这个方法。

周：六六年下半年，去工厂串连，人家欢迎你们，就没有打你们。

毛：让他们宣传嘛，不要开枪，是工人嘛，是中央派去的嘛。不是说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嘛？工人阶级专政，专你们学校里少数坏人的政。你们都是知名人士，你们要专学校坏人的政，不能专工人的政，包括蒯司令在内。现在还在搞串连会，又在清华开会，又在北航开会。还在什么和平里开会。很多是外省来的，又是广西的四·二二，四川的反到底，辽宁八·三一的一部分，锦州的糟派，黑龙江的炮轰派，广东的旗派……不要搞这套。

林：我们没有开九大，他们就开了。

周：也没有开十二中全会。

毛：还说什么中央开十二中全会，闹得一塌糊涂，斗争很激烈，什么“社会斗争是中央斗争的反映”。不是社会斗争反映中央，应当是中央斗争是社会斗争的反映。

周：北航开什么国防系统会议，开了没有？

韩：一吓没敢开。

周：不要开了。你知道的嘛，国防机密嘛！

毛：我为啥子不找你们的反对派呢？今天找你们来谈这事，使你们有准备啊！我是历来不搞录音的，今天录了，不然你们回去各取所需。如果你们各取所需，我就放我这录音。你们先去讨论讨论。这么一搞多人都被动。搞了这么多天不算数。开了这么多天会，开始黄作珍讲话不算数，找蒯大富也不算数，一定要让中央直接表态。除了开始管一下，后来事多，也就管不上了。北京有谢富治来管嘛。过去召集你们开会，我也不到的，林彪同志也不到的，当官僚了。这次怕你们把我开除党籍，官僚主义就开除，我又是黑手，镇压红卫兵。

林：昨天我开车子，我说去看看大字报，我问怎么没有北大、清华的大字报啊？人家说：他们武斗。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要求制止武斗的呼声很高。

毛：群众就不要打内战。

林：你们脱离了工农兵。

毛：有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于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于陕西，在我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性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造反，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林：现在有的是真正的造反派，有的是土匪、国民党，打着我们的旗号造反。广西烧了一千间房子。

毛：在布告上写清楚，给学生讲清楚，如果坚持不改，就抓起来，这是轻的。重的实行围剿。

林：广西烧了一千间屋子，还不让救火。

毛：国民党还不是这样！这是阶级敌人一种垂死挣扎。烧房子要犯大错误。

林：我长征进广西，和白崇禧打仗，他也用此计，先放火冒充共产党。现在是旧计重用。

韩：蒯大富是骑在虎背上下不来。

康：不是你说的那种情况！

毛：骑虎下不来，我把老虎打死。

周：广西佬躲在你北航。国防科委系统你怎么召集会议？

毛：你们把广西四·二二藏起来了。广西学生住在北航。

康：他们想控制全国运动。

韩：那个会不是我们召集的。可以调查，是广东武传斌召集的。我有病，住院前在体院。学校里打来电话，接待两个省革委会常委。别人讲“上有天堂，下有北航”。五四学代会，好多外省造反派头头我没有热情接待，大家说：老大作风，骄傲自满，又说我们是富农，不革命了。于是我说接待了。送行时他说要开全国形势串联会，我说北京开会就是黑会，北京还有天派地派之分，很复杂。我同意找几个可靠的造反派头头，革命委员会负责人聊聊，只搞情况，不谈办法。我、蒯都去。后来我住院了。会议一开，大家都感到不妙，地质参加了筹备会就不参加了，蒯大富听了一会吓跑了，井冈山也吓跑了。同学纷纷给我反映情况，我说赶紧写报告，谁知批评已经下来了。

毛：你们对韩爱晶讲得太多了，他才二十三岁嘛！

江：在运动初期，北航也好，北大也好，外地上访，你们接待他们，作了很多工作。你们把他们藏起来，我们也委托。现在变了，要认识到现在再搞这个不行了，他们反对的是各省革命委员会和人民解放军。谭厚兰，“九·七”是谁给你稳定局面的？

谭厚兰：是毛主席、中央、中央文革。

谢：是江青同志。

江：对师大兵团我也不一定有多大好感。这么大热天，断水、断电、断粮，三伏天三个月不见阳光，亏你们做得出来！我听了就要流泪。他几百个、几十个人也是群众嘛。开头是韩爱晶不对，去颠覆人家。

韩：我错了。

毛：相当有点无政府主义。世界上无政府主义是跟有政府相对的。世界上只要有政府，无政府就不能消灭，这就是过去说的奴隶主义、驯服工具的走向反面，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惩罚，

是对中央右倾机会主义的惩罚。

江：我对你们那个对立面并没有好感。据说兵团是反对我们的，我们不是替他们说话，你们把他们放了吧！无产阶级要讲无产阶级人道主义，就是几十个反革命，也是年青人。绞死我，我不怕别人油炸，北大井冈山说要油炸江青。

姚：油炸也只是说一说。

毛：还有什么绞死蒯大富。

谢：牛辉林不好。

江：牛辉林可能有点问题，也可以教育嘛！聂元梓，我还有点发言权没有？我躲着为你们难过！你们现在都是群众斗群众，坏人藏了起来。我说过四·一四必胜吗？四·一四是专门反对中央文革，也反对总理、康老，可是它是群众组织啊！我住的地方你们都知道，要绞死就绞死，要油炸就油炸好了，我们都是一同患难过的，就不能容人家。将来还治国平天下？我看你们不学习主席著作，不学主席作风，主席向来是团结反对他的人的。

毛：可以不提了。“杀牛、宰猴、火炖羊肉”。牛宰了干什么，可以耕田嘛！你们例举的无非是攻击江青、林彪，我可以统统一笔勾销，人家在小屋子里讲讲嘛，又没有到外面贴大字报。

江：贴大字报我也不怕。

毛：前年，那是什么人啊，反对林彪同志？

周、叶群：是伊林、涤西吧。

毛：此外，北外六·一六领袖刘令凯反对总理，总理一直保护他。有人讲总理宽大无边，我就同意总理这样做。联动这些人开始不应该抓，抓多了。是我点了头。

谢：这与主席无关，是我抓的。

毛：你不要给我开脱错误，给我掩盖。抓也是我叫抓的，但放也是我同意放的。

谢：没叫我抓那么多。

毛：放了就上八宝山、天安门，骑着自行车，搞了两个月，他们也没意思了。有些人耍流氓，无非是弄几个钱，玩弄一个女人，彭小蒙不是那么反动吧？

周、姚：不好，她的父母很坏，与伍修权搞在一块。

江：四·一四是专门反对中央、中央文革的，但他们是群众组织。

毛：他们几千人是搞不掉的。北大井冈山几千人也搞不掉。有坏人自己揪，“杀牛、宰猴、炖羊肉”不要再提了。牛可耕田，猴宰它干什么？

江：我们对你们是有政治责任的。在政治上帮助你们不够。你们自己去搞，抓出黑手，搞联合。

聂：井冈山下山一千多，正在办学习班。

毛：你那下山的人都靠不住。你那井冈山大多数身在曹营心在汉，身在老佛爷，心在井冈山。不要去搞牛辉林，让他上山，有自由。我们不勉强，不要污辱人家，尤其不要打，不要搞逼供信。我们过去犯过很多错误。你们初犯，也怪不得你们。

江：樊立勤怎么样？

聂：没搞他，他和彭言反革命集团搞在一起。

毛：牛辉林把他看起来了吗？

聂：他内部看的，一部分同意，一部分不同意。

毛：候汉清是学生还是教员？

聂：是研究生，他父亲在六三年投机倒把。

江：最坏的不是他们，他们是几个组织联合起来的。里边有坏人，外围特务。他们还搞什么单线联系。

毛：这作风不好。你们今天来了两个地派两个天派。地派支持清华四·一四、北大井冈山，天派的保护蒯司令、老佛爷。这个天派、地派我也搞不清，学校那么多，总而言之，你们五大将我们是清楚的，就是一个叫聂元梓？一个叫谭厚兰（女将），一个叫蒯大富，一个叫韩爱晶，一个叫王大宾。其它各个学校都有领袖？著名的就这五个。你们作了很多工作。不管你们工作有多少缺点错误，都要护着你们，你们工作也确实有很多困难。文化革命我没有经历过，你们

也没有经历过。多数学校没有打，少数学校打，影响工人、军队，也影响内部统一。所以为什么这么多逍遥派，炮灰那么少呢！你们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谢：主席爱护你们是红卫兵小将，林副主席、总理、中央文革，特别是江青同志关心你们。这个事情说起来主要责任在于我，帮助你们不够，我可以向你们检讨。

毛：首都大专院校的学习班，又不向中央报告，引起聂元梓他们不满。你们又开学习班，又不让串连，人家就开大串联会。不准串连不对，不过你们打倒谢富治也不对。

谢：对我帮助很大。

毛：北京有个习惯，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

林：一场大雨，就把打倒的大标语吹了。

毛：小孩子搞大字报纸当废纸卖，几分钱一斤？

谢：七分钱一斤，小孩子发大财。

毛：我才不相信那一套哩。中国人有个好处，有意见他要讲出来。讲不让串联是对的，但一点也不让串连也不好，人家还在串连。砸三旧派在串连，反砸三旧派也在串连。串连一下为什么不行？天派、地派串连一下为什么不行？我讲串连一下可以，实际在串连。你不让好人串连，坏人在串连。多数人是好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好人，坏人是极少数的。

（黄作珍报告蒯大富来了。蒯进来就大哭。毛站起来上前握手，江青笑了。蒯一边哭一边告状，说清华告急，黑手操纵工人进清华镇压学生，是大阴谋。）

毛：你叫黄作珍，那里人？

黄：江西×都人。

毛：老表嘛，久闻大名。黄作珍同志讲话不算数，谢富治同志讲话也不算数，市革委会开会也不算数，不晓得我们中央开会算不算数？我变成了黑手，把我抓到卫戍区去吧！

姚：伸出红手，宣传毛泽东思想，我们都紧跟。

毛：四个办法，是哪四种？

姚：军管，一分为二，斗批走，要打大打。

毛：一是军管，二是一分为二，三是斗批走，你们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一直打了几个月？

周：去年开始。

毛：第四再大打，打它一万人。工人撤出来，把枪还给你们大打，像四川一样。

江：败家子。

毛：我才不怕打哩，一听打仗我就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冷兵器，开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以后布告出来要广泛宣传。再不听的，个别的抓起来，个别的包围消灭，反革命嘛！

江：广西围了快两个月了。

周：你们也不想一想，广西布告为什么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说关心国家大事，你们五个也不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态度，做做工作。

毛：他们忙啊！

周：这就是国家大事嘛！

毛：不要分派了。

江：希望你们团结起来，不要分天派地派，什么张家派、李家派，都是毛泽东思想派！

毛：不要搞两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困难是有的。

××：教改搞不上去。

毛：教育革命搞不上去，我们也搞不上去，何况你们。这是旧制度害了你们，为什么搞不上去呢？我们的陈伯达同志在中央的会议上着急，我说不要着急，过几年，人家走了，就算了吗。我看无非是这么几条，搞什么教育革命，搞不成还不就散了。这是学生讲的，我还不是从逍遥派那里得点消息！马克思搞哲学研究，他的一本什么书，他的“资本论”第一卷为什么不能出版？你说创造党就这么容易？第一国际至少分三派：一个是马克思主义，一个是普鲁东主义，一个布朗基主义，一个拉萨尔，布朗基的所谓报告，根本无政府。为什么搞不下去呢？第



一国际还不是四分五裂。现在我们来管这些事情，我看不公道，打一点内战无关紧要嘛，所以四条中有一条要打就大打。

姚：我倾向有些学校斗批散，斗批走。

毛：地球一转一年，十转十年。两派这样下去，我看不走也得走，要打就让他们大打，空出地盘来。让人家写小说的去自修，学文学的你要写诗，写剧本。学哲学的你给我搞家史、历史，写革命的过程。学政治经济学的不能学北大教授，北大有什么出名的教授？这些东西不要先生教。先生教，这是个害人的办法。组织个小组，自己读书，自修大学。来来去去，半年一年，二年三年均可。不要考试，考试不是办法。一本书考十题，一本书一百个观点，不只是十分之一吗？就考对了，对其它百分之九十怎么办呢？谁考马克思？谁考恩格斯？谁考列宁？谁考林彪同志？谁考黄作珍同志？群众需要，蒋介石当教员。我们都是这样。中学要教师，但要删繁就简。

姚：办好几个图书馆。

毛：让工农兵都有时间去，到图书馆读书是个好办法。我在湖南图书馆读了半年，在北大图书馆读了半年。自己选择图书，谁教啊？我只上了一门新闻学。新闻班算我一个。那个哲学研究会，办哲学研究会的，没有诚意，胡适签的名，还有谭平山、陈公博。大学办得那么死，这个大学应该比较自由一些。

江：现在是搞武斗。

毛：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是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个好处是暴露了坏人。对武斗要作全面分析，社会现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现在工人去干涉，如果不行，把工人撤出来，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

江：我们真痛心你们，瞎说什么不要大学生啦，我们是要你们的。你们有的有时还听我们一些，有的听，有的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你们后头的东西我们也搞不清。

毛：背后不听，我们这里有个办法，工人伸出“黑手”，用工人去干涉，无产阶级去干涉。

（聂元梓要求派解放军去北大）

毛：你要合你胃口的，一定要六十三军，别的你又不不要。三十八军可以不可以？如果井冈山三十八军真支持，我就给你派六十三军。你应该去作三十八军的工作。

江：聂元梓应该去作三十八军的工作，你们欢迎三十八军行不行？

毛：去一半三十八军，一半六十三军。三十八军不像你们讲得那么坏，根子在杨成武和北京军区。北京军区开了两个会，第一个会不太好，第二个会就比较好，郑维山作了检讨。谭厚兰，其实你的炮位一直是在聂元梓身上，你谭厚兰这么女将轰了一炮，郑维山够紧张的。郑维山正好不在北京，到保定、山西解决问题去了，我们不是没见他吗？各军都不知道这个军长是好是坏，把将军们都吓坏了。他找你（指谭）的麻烦没有？

谭：没有，同学对他有意见。

毛：过去是有历史原因，有点历史，这些事情不是偶然的，不是突如其来的。

陈伯达：紧跟主席教导，坚决照办。

毛：不要讲什么教导。

姚：主席今天语重心长。

陈：六六年上半年比较好，北京大专院校在全国煽风点火，搞革命风暴是对的。现在脑子膨胀了，自以为了不得，想要统一天下。蒯大富、韩爱晶到处伸手，又没有知识学问。

毛：二十几岁嘛，不能轻视年青人。周瑜出身起兵，才十六岁，你们不要摆老资格。

江：我们十几岁参加革命。

毛：不要膨胀起来，全身膨胀，全闹浮肿病。

陈：你韩爱晶对毛主席的思想，对中央意见没有好好考虑、思索，凭小道消息开秘密会议，个人第一，要走到危险道路上去。

毛：第一条是我官僚主义，一次未见你们。人家不要抓黑手，我还会找你们哩。让蒯大富猛醒过来。

陈：蒯大富，你应该猛醒过来，悬崖勒马，道路是危险的。

林：悬崖勒马，承认错误。

毛：不要说承认错误。

陈：蒯大富不尊重工人群众，再不听就是不尊重中央，不尊重毛主席，这是危险的道路。

毛：是相当危险，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周：主席早就讲，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林：蒯大富，我们对你的态度是通过卫戍区和市革委会的，你说你不了解中央的态度，今天毛主席亲自关心你们，作了最重要的、最正确的、最明确的、最及时的教导，这次还置若罔闻，要犯很大的错误。你们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全国很多学校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大联合问题，你们有些学校落后了，要赶上去，你们没有看到运动每个时期需要干什么。

毛：谭厚兰那里对立面只有二百多人，一年还不能压服。其它学校对立面更大了，怎么能征服呢？曹操用武力征服孙权，打了败仗。刘备要用武力征服孙权，失了街亭，打了败仗。司马懿要征服诸葛亮也不成，头一仗打得很长，张郃剩了个马。

叶群：那是失街亭。

林：打走资派是好事情。文艺界的牛鬼蛇神也必须斗。现在有些人不是搞这个，而是搞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他们大多是工农子弟，被坏人利用。有的是反革命，有的是开始革命，慢慢革命性少了，走向反面。有的主观上要革命，但客观上行动是相反的。有一小撮人主观客观都是反革命。你们脱离群众。

毛：工农占全国总人口百分之九十几。你们学校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比较好的，打内战的比较少，北京只有六所。

谢：清华二万人，参加武斗的不到五千人。

林：那些不参战的人就是不同意。

毛：他们也是上了老虎的背，想下也没个好办法下。蒯大富可以下来嘛，下来照样当官作老百姓。蒯大富应该欢迎工人。

谢：工人手无寸铁，只带三件武器：一是毛主席语录，二是毛主席最新指示，三是“七·三”布告。

康：清华的枪是北航给的，支持清华两汽车枪。蒯大富是司令，韩爱晶是政委。

韩：没那回事，根本没那回事。卫戍区到我们那里去检查了好几次，枪一支不少。

谢：就都是你正确，又全是对。我批评了你几次你都不接受，你毫无自我批评。

陈：是否把他的枪给收回来？

韩：主席，我有一个要求，给我派一个解放军监督我。很多事情不是那么回事。我是很爱蒯大富的，我也知道，跟他很多事情要受牵连。但我觉得，要努力保他，不让他倒台。他的命运与全国红卫兵的命运是有联系的。给我派了解放军，这样什么事情都清楚了。

陈：没有自我批评精神。

江：我有错误，宠了你。谢富治，你比我还宠，宠坏了，现在下点毛毛雨，还是主席这个办法好。

毛：不要老是批评。杨成武搞多中心，国防科委搞多中心论。全国可以搞几千个几万个多中心。都是中心就没有中心。各人皆以为自己天下第一，还有什么中心？

江：韩爱晶，我批评了你好几次，你就一直没给很好表个态。

毛：不要说他。你们专门责备人家，不责备自己。

江：我是说他太没有自我批评精神。

毛：年青人听不得批评，他的性格有点像我年青的时候。孩子们就是主观主义强，厉害得很，只能批评别人。

江：蒯大富有点笑容了。轻松一下，别那么紧张。（蒯报告，井冈山总部陈育延是女同学，被工人抓了。）陈育延出来没有？陈育延是个女孩子，要保护。

蒯：陈育延在北航睡觉呢！

毛：你们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对你毫无办法。我们倾向你们这一派。四·一四必胜思

想我不能接受。但要争取他们中间群众，包括领袖中一些人。周家纓的主要观点是打天下的人不能坐天下，说蒯大富只能把权交给四·一四。我们叫工人去作宣传，你们拒绝，黄作珍、谢富治讲了话，毫无办法。工人是徒手，你们拒绝，打死打伤工人。正像北大一样，我们倾向聂元梓一样，偏向你们五大领袖，你不知道几万人到清华去干什么事情？没有中央决定他们敢？你们很被动，四·一四反而欢迎，井冈山反而不欢迎，你们搞得不对头。今天来的就没有四·一四，（北大）井冈山，四·一四思想不对嘛，井冈山、红旗飘中坏人多一些，聂元梓一派好人多一些。

聂：王、关、戚插了一手。

毛：你们反王、关、戚好嘛。你们搞串连，我也禁止不了。韩爱晶、蒯大富你们不是好朋友吗？你们两个以后还要作好朋友。韩爱晶以后要帮助他，政策上作得好一些。现在四·一四高兴，认为井冈山要垮了。我就不信，我看井冈山还是井冈山。我就上过井冈山，我不是说你的老佛爷的井冈山。

姚、谢：革命的井冈山！

江：不要把我搞得爱莫能助。

毛：有很多打工人的，不是你们，听说是外地来的。

周：你们那里还有没有人呢？

蒯：有。

毛：今天晚上睡觉。你们都还没有睡觉呢，蒯大富你没有地方睡觉到韩爱晶那里去睡，韩爱晶好好招待。韩爱晶，你要好好招待他。你们几个人找到一起，都到韩爱晶那里去，休息一下，然后开个会。

周：韩爱晶，你能帮他想点办法。

毛：蒯大富，你们的行动是不是对抗中央？黄作珍讲话不听，谢富治讲话不听，市革委会开会不算数，只好伸出“黑手”，调动工人制止武斗。武斗这么多天，工人敲锣打鼓来，你们又不理。你们脱离群众，脱离工农兵、大多数学生，脱离你们自己人。说你坏话的不少，清华直接没打招呼，间接是打了招呼的。

吴德：昨天我找蒯大富谈过，他不听。

毛：四·一四欢迎工人，你们井冈山很蠢，很被动。我才不高兴那个四·一四。

江：四·一四是骂我的。

毛：他们抬尸游行，他们搞砸电缆。在这个时候，四·一四也没有知道，为什么他们欢迎？这一次你们很蠢，让四·一四欢迎工人。

江：就是四·一四的群众，他们也说蒯大富偏左，沈如槐（四·一四的头头）偏右的。清华搞大联合，没有蒯大富还是不行的。

毛：蒯大富，你能不能当校长？井冈山二人，四·一四一人，沈如槐当副校长。

蒯：我不能当了，当不了。

毛：还是要联合，是要蒯大富，没有蒯大富是不行的，蒯大富是偏左的，井冈山两个。四·一四右的。

江：现在你们五个先做起来，反正先不要打。

毛：第一军管。第二一分为二。四·一四分一个，你蒯大富分一个。第三斗批走，这就是提出来的，他们不愿干了。你们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集中精力打内战，当然打内战是几个月。第四把工人撤出来，把枪都还给你们，无非是大打，要打就大打。文科要不要办呢？文科还是要办的。至于如何办法，研究出另一个办法，过去的办法是培养修正主义的。

谭：师范大学要不要办？

毛：不办，谁教高中？谁教中专？外语学院不办怎么行？一风吹不行，吹那么几年也可以，天塌不下来。欧洲大战一打几年，不但大学没有办，其实中学、小学也都没办。鸡飞狗跳的。

江：改是个艰苦的工作，你们屁股坐不下来。

毛：学问不是学校里学来的，林彪同志刚才不是讲了嘛！他的学问哪里学来的？难道是黄埔军校学来的？黄永胜同志学了一年半，温玉成学了三年还是幸运的。温玉成，你是长岗人，

也就认得几个字。社会是个最大的大学嘛！坐在那个槽里怎么行？整个社会是个最大的大学。

江：读那些厚本本，几十种。而马克思、恩格斯和毛主席的书都成了参考资料，辅助材料，他们老师的书才是正式教材。

毛：小学六年太长，中学六年太长，荒废无度。不要考试，考试干什么？一样不考才好哩！对于考试一概废除，搞个绝对化，谁考马、恩、列、斯，谁考林彪同志，谁考我？谢富治同志，把他们统统都招回来，统统回学校。可能有些生了气，不勉强，把四·一四留在学校里，井冈山反而在外面，这样不好，井冈山统统到大会堂来。对四·一四的头头要有区别，分别对待。

韩：主席，我问一个问题。如果几十年以后，一百年以后中国打起内战来，你也说是毛泽东思想，我也说是毛泽东思想，出现了割据混战的局面，怎么办？

毛：出了也没啥大事嘛！一百多年来，中国清朝打二十年，跟蒋介石打了几十年，中国党内出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博古、张国焘，什么高岗，什么刘少奇，多了。有了这些经验比马克思还好。

林：有毛泽东思想。

毛：有了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比没有好。当然也不能保证，聂元梓，以她的哥哥、妹妹不好来攻她，你那个姐姐聂元素我不清楚，哥哥姐姐为什么一定和妹妹联系起来呢？

周：我的弟弟周永爱跟王、关、戚混在一起，我把他抓送到卫戍区去了。

毛：我那个父亲也不高明，要是现在也得坐喷气式。

林：鲁迅的弟弟是个大汉奸嘛。

毛：我自己也不高明，读了哪个就信哪个。以后又读了七年，包括在中学读半年资本主义，至于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不知道世界上还有马克思，只知道拿破仑、华盛顿。在图书馆读书实在比上课好，一个烧饼就行了，图书馆的老头都跟我熟了。

陈：韩爱晶过去就是提过这个问题，有林彪同志这个毛主席的好接班人，有毛泽东思想，我不怕出修正主义。

毛：不能保证这次文化大革命以后就不搞文化革命了，还是会有波折的。不要讲什么新阶段，好几个新阶段，我讲上海机床厂，又是什么新阶段。一次文化革命可能不够。

姚：这个问题，主席已经讲过了。

周：林彪同志主席著作学得好，包括苏联在内对马列著作都没掌握好，林副主席掌握了。

江：韩爱晶给我写几次信，讲这个问题，韩爱晶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一是脱离工农，二是脱离实际。一到我跟前就想将来，总说几十年以后的事。还问我第三次世界大战什么时候打？

毛：想得远好。这个人好啊！这个人好啊！我们有几种死法，一是炸弹炸死，二是病死，被细菌钻死，三是被火车、飞机砸死，四是我又爱游泳，被水淹死，无非如此。最后一种是寿终正寝，还是细菌么！听说刘少奇也救活了。刘少奇、薄一波几乎死了，得了肾炎、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四种病。四、五个医生抢救，两个护士才救过来，脱离危险期了，你们听说了吗？

姚：历史发展规律总是前进的，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相信毛泽东思想，相信群众。我批评韩爱晶是悲观主义。

韩：一次总不能胜利，肯定有曲折，按辩证法。

毛：一次前进是没有的，历史前进总是曲折的。

（本文根据文化大革命中北京清华、北大、北航、地质学院等高校的内部传达材料综合整理而成）

□ 选自《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宋永毅主编），2002年

~~~~~

【史海钩沉】

1968：七·二八召见与红卫兵运动的终结

• 余汝信 •

窃以为，无论未来的历史学家如何将文革史加以分期，炎热的1968年7月末都不失为一道重要的分界。由此回溯至1966年8月的整整两年，应可冠名为“红卫兵时期”；此后，或可称之为“后红卫兵时期”。而这一分界最重要的标记，则是7月27日由中央警卫团（代号8341部队）指挥的三万工人组成的“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1），突然进占受两派学生武斗蹂躏已久的清华园，以及次日凌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核心领导层对聂元梓等“五大领袖”的集体召见。

史载：1968年7月28日凌晨三时半至上午八时半，毛泽东、林彪召见了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组长聂元梓、副组长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五人，破天荒地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之进行了长达五个小时的谈话。陪同召见及参与谈话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吴德和黄作珍。

到底是清华园内团派的负隅顽抗刺激了毛的神经，从而导致了这一常人都进入了酣梦时分的凌晨紧急召见，还是这一切都只不过是毛有计划的、蓄意的安排？直至今天，我们尚缺乏资料，难以准确判定。而据韩爱晶君告之笔者（2），他认为，曾经狂飚般横扫整个中国的红色风暴，早已在一年前的1967年夏季失却方向，步入迷途，蒯大富及其所代表的造反派红卫兵群体，多次失却了历史曾经给予过他们的机会，以致到7月27日这一天，最终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蒯大富本人对韩的这一说法未置可否），而毛泽东一旦将由军队指挥的“工人阶级”推上了前台，红卫兵们的退场已是历史的必然。

有关这次召见的经过，目前尚未见有当事人的回忆录公开。公开出版物中，原首都中学红代会核心组成员陈永康所着《红色季风》（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有相对来说较为详细的转述。去年底出版的官方所修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述及了这次谈话的梗概（见该书页1521—1525）。该书的基调是为毛开脱，同一件事，于毛是犯错，于林彪、江青则是犯罪，事件的前因后果、发展脉络，关键处皆大而化之，多未说清楚或者可以说是故意不去说清楚，对这次召见谈话的描述亦然。这样，我们就不得不花一点时间探究一下事情的本来面目。

## 一、“五大领袖”封号的来历

《毛泽东传》：“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得到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北京高等学校造反派组织一直派人到全国各地串连，设联络站，煽风点火，兴风作浪，不少地区的严重事件是在他们直接指挥下发生的，各地造反派组织纷纷设立‘驻京联络站’，在一九六七年达到数千个。这是武斗不止的重要根源。他们的头面人物是：北京大学的聂元梓、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当时号称‘五大领袖’”。（页1521—1522）

《毛泽东传》的作者可能忘记了，毛泽东本人说过：“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首先放火的是毛本人，而不是江青和中央文革。毛还说过：“我闯了一个祸，就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再就是，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再，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北大的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给红卫兵这封信，我还没有发出，全国就搞起红卫兵来了。各种各派的红卫兵都有，北京就有三四个司令部，红卫兵一冲，把你们冲得不亦乐乎”。（3）

按毛泽东以上所说，始作俑者，是毛自己而不是其他什么人。毛在文革初期鼓吹的“造反有理”，才是“武斗不止的重要根源”。

至于“五大领袖”，据蒯大富告诉笔者，他第一次听到这个“封号”，还是萧劲光告诉他，是毛泽东本人的原话。韩爱晶补充告之笔者，1967年上海“一月革命”后，毛提出北京要走不同于“上海人民公社”的路子，要成立“革命委员会”。毛为此设定了“北京模式”的具体步骤：先成立大专院校、中学两个红代会及工代会、农代会，形成群众组织的核心后，再与军队干部、站出来的革命干部“三结合”，组成革委会。毛还指示，大专院校红代会主要负责人由在运动中自然形成的“五大领袖”担任，地院的朱成昭不行了，换上王大宾。

韩爱晶说，王大宾原提出，大专院校红代会要以首都三司为核心，谢富治不同意。大专院校红代会于1967年2月20日成立，核心组成员是谢富治请示中央（包括毛）后指定的，核心组五人，谭厚兰代表的北师大“井冈山公社”是一司的，韩爱晶代表的北航“红旗战斗队”是二司的，蒯大富代表的清华“井冈山兵团”和王大宾代表的地院“东方红公社”是三司的，而聂元梓所代表的北大“新北大公社”则什么司也不是。同年4月，成立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聂是副主任之一，其他四人均是常委，以至蒯、韩后来自嘲道，他们也曾是“副省级干部”。

## 二、“五大领袖”均根正苗红

在那个十分讲究“家庭出身”、“阶级成份”的年代，既然当得了钦定的红代会核心组成员，在“出身”、“成份”方面须经严格审查，必须是根正苗红，无可挑剔，以免给对立面抓到任何把柄。

聂元梓，1921年生于河南滑县，其父乡中行医，同情中共革命。聂家兄弟姐妹七人，除二哥聂元赏外，其余六人全为中共党员。当年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央滑县县委书记，包括第三任的赵紫阳（1980年代的中共总书记，亦为滑县人氏），都曾在聂家办公。聂元梓本人于1935年冬在开封北仓女中参加革命运动，时年仅14岁。1938年正式加入中共，以后历任晋豫地委妇委副书记、齐齐哈尔市区委第一副书记、哈尔滨市委机关党委副书记、理论教育处处长等职务，1952年定为行政12级（后来再未提级），1960年调北京大学，任经济系副主任，文革前夕，为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校党委委员。（4）

因为聂在文革初期已四十五、六岁，是大学中层领导而不是十多二十岁的青年学生，所以，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这五人只能称为“五大领袖”而非“五大学生领袖”。

蒯大富，1945年生，江苏滨海人。其父为农村基层干部，父母均为中共党员。蒯1963年夏考取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该系与工程物理系其实都是保密程度甚高的核专业学系。蒯在读的工化系902班，代号含义是102专业、1969年毕业，所谓102专业，实际上是六年制的绝密等级的放射化工专业，该专业学生录取前均须经过严格的政审筛选。

韩爱晶，1946年生，江苏涟水人。其父为新四军战士，中共建国前已去世。继父为江苏淮阴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韩1964年被北京航空学院三系录取，三系即飞机设计系，整个三系包括韩所读的座舱设计专业均属于机密专业。

蒯、韩两人所读专业，在文革前非“红五类”出身者不能问津。另谭、王两人亦为出身贫寒家庭，谭为北师大调干生，中共党员，1966年29岁，王大宾为北京地质学院学生，共青团员，年龄与蒯、韩相若。

### 三、聂、蒯首先受到毛、周支持

《毛泽东传》称：“聂元梓、蒯大富等的行动历来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指使和支持”（页1523），这与历史事实也有距离。

聂元梓领头署名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毛泽东语），首先就受到毛泽东本人的支持。在《毛泽东传》一书中就有记载，1966年6月1日，“正在杭州的毛泽东看到了《红旗》杂志社和《光明日报》总编室所编的《文化革命简报》第十三期刊载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所写的《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什么？》的大字报”，“他当即写了批示：‘康生、伯达同志：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毛泽东’。当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聂元梓等人的这张大字报，北京大学校园内就像开了锅一样，立刻沸腾起来”。（页1414）实际上是毛泽东对聂元梓等人写的大字报表了态后，中央文革诸人才敢于有所行动。

而蒯大富反工作组，首先也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当然，周也不过是遵旨行事。据官方编纂的《周恩来年谱》记载，1966年7月30日，周“约清华大学工作组成员谈话，后又约两批清华大学学生谈话”，据蒯大富告诉笔者，周恩来是于7月31日凌晨2时至5时在清华静斋与之单独谈话，谈毕，请蒯再找三个同观点的同学，到城内人民大会堂继续谈。31日晚7时至10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再次与蒯等学生谈话，了解清华运动的实情，在座者还有华东两位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和江渭清。据蒯分析，周一日内两次约谈，目的是为次日即8月1日开幕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对刘有所行动寻找突破口。8月1日，周“按照毛泽东意见，负责处理清华大学工作组和文化大革命问题。本日，先后约王光美、叶林谈话，并两次找蒯大富谈话，二日、三日，又约王光美、叶林谈话，约清华大学学生和清华大学工作组部份成员谈话”。（5）

《周恩来年谱》1966年8月4日条目标记：“晚，参加李雪峰主持的清华大学全体师生员工辩论会。在会上讲话说：我是以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来参加大会的，是来学习的，是来坚决支持你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中央常委、毛主席让我到这里来过问一下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是一件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在批评了工作组的‘错误’并为蒯大富等平反后又指出‘工作组的绝大多数同志是好的，是老革命。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据蒯大富回忆，辩论会于8月4日晚10时至次日凌晨2时举行，周率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一百多名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到会，周在辩论会上主张对蒯大富平反解放。《年谱》8月22日条目再称，周“冒雨参加清华大学群众大会。在会上谈到派工作组的责任时说：我上次已交待了，这次再重复一遍，派工作组的责任应该归新市委和在北京工作的中央同志，不能把责任全推到各个学校的工作组”。（6）

同样，文革的历史责任，不能全推在“五大领袖”一类的造反派头上。“五大领袖”的出身，决定了他们在文革前并非是共产党政权的当然反对者，相反，他们是既得利益者。只不过是文革初期（聂元梓的例外是在北大社教的后期）的受压制，使他们本能地加以反抗。而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随着运动的深入，他们才意识到中央其实有两个“司令部”，他们极力去捍卫“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无产阶级司令部”也曾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他们，只不过他们后知后觉，不明白他们的利用价值其实在1967年夏天已经完结。“如果”——韩爱晶曾假设——如果1967年7月就回到课堂“复课闹革命”，红卫兵一代的历史结局是否就大大不同了呢？不过，正如蒯大富反驳韩爱晶所说：“历史，是没有‘如果’的”。

### 四、一个小插曲——蒯大富为什么迟到

《毛泽东传》称：“蒯大富因为打死了工人宣传队员躲了起来，比较晚才赶到”（页1523），据蒯大富对笔者说，事情真相并非如此。

7.28召见谈话开头，毛泽东见蒯未到，曾问：“蒯大富没来，是出不来了，还是不来？”谢富治答：“恐怕是不肯来”。韩爱晶极力为蒯辩护：“不会的，这个时候，他要知道中央文革接见，不会不来，他见不到主席要哭的，肯定是出不来”。韩的话说对了一半，蒯要是知道中央文革接见，怎会不来？何况是毛泽东本人接见！蒯不是出不来，是不知道有接见这码事。

蒯大富对三万工人围攻清华园毫无思想准备，7月27日白天，吴德是对他打过招呼，但蒯根本没有想到，吴德也没有说明，派工宣队是毛本人的决定。27日晚8、9时，蒯还在北京市革委会与率领工宣队的8341部队军人代表之一迟群“谈判”，讨价还价。迟群要蒯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交出凶手，蒯对前两者表示认可，但坚持不能交出任何人。27日整整一天，吴德、迟群明知派工宣队是毛所定，为什么不向蒯说清楚？直至今天，蒯还表示大惑不解。

谈到晚上11时多，蒯一人独自回清华，召集尚在抵抗的团派十几位武斗指挥中坚开会，蒯声称：“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决意团派撤出被围困一整天的清华园。做完这些人的说服工作，已是28日凌晨2时多，蒯率团派人员从工宣队未有把守的北门跑了出来，大部份到了北航。蒯决定向中央反映团派的处境，本来，团派总部工作人员有中央诸要人的绝密电话号码，但蒯此时已与掌握号码的人失去联系，只好跑到体院造反派处要了一台车，开到西单电报大楼向毛泽东等中央及中央文革小组诸人发了一通电报，声称十万工人血洗清华园（直到此刻，团派也未弄清围攻清华到底有多少人），形势万分危急，特向中央紧急呼救云云。发完电报后，蒯再乘车到了北航，见到北航红旗的保卫组长，方知中央首长召见，匆匆赶至人民大会堂西门，已近清晨七时。经通报后，蒯见到出来接他的谢富治，嚎啕大哭，谢劝其不要激动，又亲自搜查了蒯，知其未带任何凶器之类，然后将其带进湖南厅会场，蒯赫然见到一大群身穿白衬衣的中央要人，毛泽东也在其中，蒯上前又再抱头大哭。

五、毛：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

以笔者管见，毛7.28召见谈话的基调，是既有批评，也有呵护。据韩爱晶记录，毛说过：“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此中亦可体会到毛对“五大领袖”感情之复杂——他本人既然就是始作俑者，何以能过多地责备其忠实的追随者？《毛泽东传》论及此事，只说批评，未有引用毛多处的呵护之辞，乃是“别有用心”。

自1950年代末谈话从来不准录音的毛泽东，7.28召见打破常规，授意中央办公厅对召见谈话的全过程进行了录音。毛在谈话中特地说：“我是历来不搞录音的。今天录了，不然回去各取所需。如果你们各取所需，我就放我这录音。你们先去讨论讨论，这么放，许多人都被动”。官方的录音后来有没有整理成文，不知道。可能笔者孤陋寡闻，惟从未见有这次谈话的官方记录文本公布过。

7.28召见后的当天上午，“五大领袖”在谢富治的督促下，整理了一份简要的《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精神要点》，在北京市以至全国范围广为印发、传达。

及后，“五大领袖”中的三、四位曾聚合过一次（缺了谁，事隔多年，蒯、韩都记不起来了），根据各人笔记，整理了一份详尽的谈话记录，在北京各大专院校作过传达（笔者也存有这种传达记录稿）。蒯、韩说，他们自己所做的记录早已因多次受审查而被收缴。近年，韩爱晶根据当年同学的笔记，结合自己的回忆，整理了一份相当完整的记录。应笔者请求，韩特意将这份记



录的最后一部份，即他本人提出毛百年之后怎么办的这一段复印送给了笔者。笔者认为，这一段谈话记录充份体现了那一个时代的特征，所以除改正了几处错别字和标点符号外，内容未作任何改动，作为本文的附录，公诸于同好，同时，以此纪念一个我们都曾是那样无知地热血沸腾过的、已远逝去的青春年代。

据笔者所知，“五大领袖”中，谭厚兰已于1982年患癌症离世；聂元梓现年83岁，居北京；蒯大富、韩爱晶已年近六旬，现居深圳；王大宾，现居成都。

（2004年5月）

注释

〔1〕1968年8月中旬前，进驻清华大学的宣传队全称是“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成员来自北京新华印刷厂等61个工矿企业，并无农民参与。工宣队军代表由中央警卫团、北京卫戍区及海军委派，总指挥为中央警卫团派至北京新华印刷厂的军管会主任张荣温。8月中旬后宣传队改称“首都工人、解放军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次年1月，清华大学革委会成立，张荣温兼主任。

〔2〕笔者曾于2003年9月和12月两次与蒯大富、韩爱晶长谈，得益颇多。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页144、147。

〔4〕据聂元梓《我的家庭情况和简历》（未刊稿）。

〔5〕《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页44—45。该书所载周与蒯谈话时间与蒯本人的回忆有出入，此处以蒯本人回忆为准。

〔6〕同〔5〕书，页46、51。

◇ 附：7.28召见谈话节录（韩爱晶提供）

在毛主席和我们谈话的过程中，我心里在想一个有关中国前途的大问题，这个问题早已压在我心里很长时间。我想问毛主席，可又不敢开口，几个小时过去了，我想今天不问，什么时候才能有机会问呢？今天不问，今后要后悔的，主席百年之后怎么向人民交待呢？于是我鼓足勇气问道：“毛主席，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再过五十年，一百年，如果中国出现了分裂，你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他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出现了割据混战局面那我们怎么办？”

我的话音一落，我看在座的人神情都变得很严肃。我问这种问题，我明白，这是大家都想不到的，大家都很紧张，很严肃。

毛主席说：“这个问题问得好，韩爱晶你还小，不过你问我，我可以告诉你，出了也没啥大事嘛，一百多年来，中国清朝初二十年，跟蒋介石不也是打了几十年嘛，中国党内出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博古、张国焘，什么高岗、刘少奇，多了，有了这些经验比马克思还好。”

林彪说：“有毛泽东思想。”

毛主席说：“有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比没文化大革命好，但我们保证要好些，你要跟人民在一起，跟生产者在一起，把他们消灭乾淨，有人民就行，就是把林彪以及在座都消灭，全国人民是灭不掉的，不能把中国人民都灭掉，只要有人民就行，最怕脱离工人、农民、战士，脱离生产者，脱离实际，对修正主义警惕性不够，不修也得修，你看朱成昭刚当了几天司令，就往外国跑，或者保爹，保妈就不干了。聂元梓，攻她哥哥姐姐不好来攻她。你那个姐姐也不那么坏

嘛，聂元梓哥哥、姐姐为什么一定和她联系起来呢？”

周总理说：“我弟弟周永爱，跟王关戚混在一起，我把他抓到卫戍区去了。”

毛主席说：“我那个父亲也不大高明，要是在现在也得坐喷气式。”

林彪说：“鲁迅的弟弟是个大汉奸。”

毛主席说：“我自己也不高明，读了哪个就信哪个，以后又读了七年，包括在中学读半年资本主义，至于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马克思，只知道拿破仑、华盛顿。在图书馆读书实在比上课好，一个烧饼就行了，图书馆的老头都跟我熟了。”

陈伯达说：“韩爱晶你的缺点就是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是不知道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是什么。”

姚文元：“韩爱晶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去年就说过，有林副主席做毛主席的接班人有毛泽东思想，就不怕出修正主义。”

毛主席说：“不能保证这次文化大革命以后就不搞文化大革命了，还是会有波折的，不要讲什么新阶段，好几个新阶段，我讲上海机床厂又是什么新阶段。”

姚文元说：“毛主席已经谈过这类问题，不要再提新阶段。”

周总理说：“林彪同志对主席著作学习好，包括苏联在内，对马列原著都没掌握好，林副主席掌握了。”

毛主席说：“党内出了陈独秀，党就没有啦？党犯错误，党还是有的，还是要革命的，军队还是要前进的。第四次王明路线那么长还不是纠正了，张闻天搞了十年也不高明，灾难多了，解放后又是多少次，我们这个党是伟大的党，光荣的党，不要因为出了刘少奇、王明、张国焘，我们党就不伟大了，你们年轻人就是没有经验，上帝原谅你们，韩爱晶你问起我，我答复你了，不要以为我们这些人有什么了不起，有我们这些人在就得，没有我们这些人，天就掉下来了。”

陈伯达讥笑说：“韩爱晶你读过多少马列的书，你懂得多少马克思主义！”

毛主席说：“你们不要光说人家韩爱晶，他还小嘛，才二十二岁，你们就是不说你们自己，你们自己懂得多少马列主义？”

江青说：“韩爱晶给我写过好几次信，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一到我跟前，就问将来，为什么韩爱晶总喜欢提这类问题呢，总说几十年以后的事，还问我第三次世界大战什么时候打。”

毛主席说：“想的远好，想的远好，这个人好啊，这个人好哇。我有几种死法，一个炸弹，一个细菌，一个火车飞机，我又爱游点水，淹死，无非如此，最后一种寿终正寝，这无非还是细菌嘛。薄一波差点死了，听说刘少奇也救活了，一种肺炎，一种心脏病，还有肾感染，四个医生和两个护士抢救，可以说脱离危险期了，你们听说了吗？”

大家说：“没听说。”

姚文元指责我说：“韩爱晶，你是个悲观主义者，对共产主义没有信心。”我反驳姚文元说：“我相信共产主义一定会胜利，如果我对共产主义没有信心，我就不会献身共产主义事业，可是我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波浪式的，不可能是条直线，难道中国革命，由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到共产主义就是一条直线走向胜利吗？不会出现反复吗？不是波浪式吗？按照辩证法肯定有曲折。”

毛主席说：“韩爱晶这个人好啊！他的性格很像我年轻的时候，认为自己对的，就要坚持。”

毛主席又说：“一次前进是没有的，历史总是曲折的，一九二七年受挫折，二三次受挫折，胜利以后，又出现高饶反党联盟，庐山会议以后，出了彭德怀，现在有走资派。像蒯大富那个彻底砸烂旧清华，四一四就不赞成，四一四就说，教员也有好的，可你们说的彻底砸烂，不是砸烂好人，而是一小撮坏人，你把含义讲清楚，他就驳不倒了。赶快把六七个领导找来，集中起来，你们今天晚上睡个觉，明天再开会。散会算了，以后再来。”

江青：“蒯大富，看你那样子难过，不过对你也是锻炼。”

毛主席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大家也都站起来。我们围到毛主席身边，一一跟毛主席握手告别。

我拉着毛主席的手说：“主席，我一定为您的革命路线奋斗终生。”

蒯大富握着主席手说：“主席，谢谢您，祝您万寿无疆。”

一个女工作人员，表情异常平静，她扶着毛主席胳膊，向客厅里走几步，掀起一个黑色的布帘，走过去，布帘放下，留下林彪、周总理、中央领导和我们五个。那个神秘的黑色门帘，那个女工作人员毫无表情的平静，与我自己无比激动的心态同时深深留在我的记忆中，永远不能忘怀。

我们又分别跟林彪、周总理、江青中央领导握手告别。

没想到，在我们和其他中央领导握手告别、还站着说话的时候，那个黑色的布帘又掀开了，毛主席又回来了，我们又赶紧迎上去。

毛主席走过来说：“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们又反过来整蒯大富，所以又回来了。”

毛主席对在场的中央领导说：“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

毛主席说了一会儿，我们又跟毛主席握手，依依不舍地，看着那个女工作人员，又掀起那个黑色布帘，扶着毛主席走了。

毛主席走了，真的走了。

我们又一次跟林彪、周总理等中央领导握手。

江青对我说：“韩爱晶，怎么不握手就走了！”

跟江青握手告别之后，我和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王大宾跟在谢富治身后，一起走出毛主席召见的房子，走向另一个大厅。

（余汝信整理）

~~~~~

## 【人物追踪】

聂元梓——从造反到炼狱

• 涂光群 •

中国第一造反派人物，鼎鼎大名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牵头作者聂元梓仍然活着。聂元梓今年80岁。人们对她1966年“文革”发动期那张冲击北京大学领导者和北京市委工作部门头头的大字报，记忆犹在。在张大字报得到了毛泽东主席亲自支持，当年是奔走相告的头条新闻。两年后（1968年7月27日），毛主席宣布派工、军宣队进驻北京高校。聂元梓和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这“五大领袖”随即一起下台，失去了领导各自高校“文革”运动的权力。

#### ◇ 第一张大字报作者的早年经历

聂元梓出身河南滑县世代中医兼地主的家庭。其父是同情辛亥革命，后来又同情、支持共产党革命的知识分子。父亲同情支持革命，跟聂元梓的大哥聂真很有关系。聂真早年就读于北京中法大学，是滑县共产党的先行者、滑县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聂真生于1907年，今年94岁，头脑清楚，记忆力尚好，离休时是正部级干部。聂氏兄弟姐妹七人，四男三女。生于1921年的聂元梓是最小的，也是从小受父母兄姐娇惯的一个。聂元梓的四个哥哥两个姐姐，除二哥是参加革命，未入共产党的医学专家，其他都是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先后参加了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的革命者。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大哥参与领导的滑县共产党县委创立后，在其父母支持掩护和物资支援下，曾长期在他家办公。抗战开始，他家更成了过往八路军人员的家，管住宿、吃饭、医疗，还有经费的支援。敌人占据家乡后，母亲曾遭逮捕，狱中坚强不屈。随后父母都去抗日根据地，参加了革命工作。耳濡目染之下，七七事变后，只念了两年初中的少年聂元梓，便跟随二姐和姐夫，到了山西太原，在共产党人薄一波实际主持的牺牲救国同盟会办的学兵队，接受军训。八月，她正式参加工作。16岁的聂元梓，首次参加的便是党的地下情报工作，领导人是老资格的革命家王世英和刘贯一。王世英当时任北方局情报部长，那时迫切需要办一份地下情报刊物，来为中共最高领导层，及时提供战时情报。王世英选派刘贯一当这份刊物的主编，让聂家姐妹来做刘贯一的助手。他们三人在一个小院，组成个工作“家庭”。刘假扮“姐夫”，刘和姐姐出去跑情报。聂元梓留在家里守摊，将编好的文稿刻钢板，写蜡纸，印刷。这份油印情报小刊，范围极小，总共印5份，专供中共中央毛、刘、周、朱、彭（德怀）5位阅读参考。

聂元梓1953年已经定级为12级干部，算是党的高级干部了。但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聂元梓的家庭生活遇见挫折，她的爱人生活作风犯了错误，这时她已是3个孩子的母亲，这给她的情绪以不小的打击。他们终于办了离婚手续。聂元梓想换个环境，到北京去工作。1959年，她将孩子们分别在北京的父母家和天津的姐姐家作了安置。经过她大哥向北大校长陆平介绍，聂元梓于1960年6月调北京大学经济系当副主任。

#### ◇ “文革”初期聂元梓充当的角色

1966年6月1日，毛主席批准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牵头写的那张冲击校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使聂成为毛泽东亲自支持、树立的、执行他的“对反动派造反有理”革命路线的一个角色，一面造反的旗帜。从这天起，聂元梓在“文革”发动时期所充当的角色，已经定下来了。广播了这张大字报后，聂元梓着实有点儿受宠若惊。那张大字报结尾，她添加的一小段文字和“保卫毛泽东思想”等三句口号，正是她心里的话。

1966年8月上旬，中共中央召开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八届十一中全会，这是一次推进“文革”的会议。聂元梓再次获殊荣，她和北大教员张恩慈、杨克明一起列席此会，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他们。正是在这次接见中，毛主席要他们回校组织文化革命委员会。更重要的是，毛主席公布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大字报一开头就写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写得何等的好啊！”高度评价他支持的那第一张造反的大字报。同时毛泽东的大字报，也尖锐批评了主持中央常委工作的刘少奇等人派工作组到各高校去，在五十多天里，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的“错误路线”。这样一来，在工作组失势、北大校园经历了一段空白日子后，八届十一中全会一结束，由当时“中央文革”分管高校运动的副组长王任重指导，聂元梓正式受命成立“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校文革”）筹备组织。9月11日，经过选举，她正式当上了“校文革”主任。

◇ 1967—1968年的聂元梓

1967年夏末，聂元梓第一次对“文革”前途感到不可捉摸，也失去热情和信心。她认为好些老干部都被作为走资派打倒了，群众组织也分裂了，局势混乱没个停，“文革”肯定搞糟了。但她的观点仍然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被有的人“破坏”了，她指的是中央文革中的人和谢富治。由此她去找战争年代一位女友商量，想找个退路。那个女友对她说：你要听毛主席的呢！毛主席没叫你下台，你怎么能随意下来呢！你要是不听他的指示，他可有办法整你的！尽管这样，聂还是在8月份有周总理出席，“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接见会上，提出了她的辞职请求，还提出解散北京大学“校文革”的意见。江青首先起来发言表示反对。她说：“过去你死保‘校文革’，现在人家一攻，你要求解散‘校文革’，你不干了，不行。”

聂元梓在延安时就见过江青，但彼此并不熟。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聂之后，某天江青邀聂上她住地共进晚餐。那回江青真是向她交心，讲了刘少奇夫妇的坏话，讲了外界不知的她搞京剧改革，彭真如何“刁难”她。她的目的是以心换心，将聂收为心腹走卒。她嘱咐聂，以后有事可以直接打电话找她。但聂怎么做的呢？成立“校文革”，有事她按组织程序直接找当时分管高校“文革”的“文革小组”另一副组长王任重，这是聂得罪江之始。不久江青扳倒了王任重，1966年11月中旬，派人将聂弄到中央文革记者站变相软禁数天，并要聂交出成立“校文革”期间，王任重有关的材料。

1967年，聂元梓辞职未获批准，1968年，她领导的北大“校文革”仍坚持“除隐患”，反康生、谢富治。她和林彪、江青、康生这些上层人物的矛盾更趋激化，他们在对聂元梓剥夺自由，审查、批斗、关禁闭、劳改5年之后，1973年3月，聂元梓又被戴上“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帽子，开除党籍，监督劳动。“四人帮”在台上，聂元梓被监管8年。

1978年4月聂元梓被逮捕；1983年以“反革命”罪判刑17年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

1977年2月14日，北大校党委传达北京市委负责人指示精神，其中有几个不能翻：文化大革命不能翻，对17年的两个估计不能翻，最后一个“不能翻”是“聂（元梓）案”不能翻。

1978年初，北大校党委已经更换成新的校党委。聂元梓曾给新任党委书记写信，说她愿检查自己的错误。希望党重新审查她的问题，改正“四人帮”对她的错误处理。

1978年4月8日，北大校党委向北京市委报送的《对聂元梓审查及处理意见的报告》中提出“将聂元梓定为反革命分子，清除出党，并建议依法惩办”。这预示着对聂元梓，将“绳之以法”。同年4月19日，她被逮捕，在看守所关押5年。

1983年3月16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定罪的部分写道：“本庭确认，被告人聂元梓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参与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的阴谋活动，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干部、群众，已构成反革命煽动罪、诬告陷害罪。为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根据被告人聂元梓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适用法律的规定和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三十八条及第五十二条、第六十四条，判决如下：判处被告人聂元梓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这份判决书还写道：“被告人聂元梓供认了部分事实，但不承认是犯罪。”聂元梓不服判决，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高级法院受

理后，请看守所转告聂元梓上诉的补充材料。当她的上诉补充材料写好，高级法院委托中级法院已经送来“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裁定书》。

1983年7月27日，聂元梓被送到北京市远郊县一监牢服刑。送她去的看守对监狱负责人介绍：这个女犯人，各方面表现还好，就是不认罪。

入狱不久，聂对监狱长说：“我的案件不是你们判的，你们只是执行单位。一个旅馆还有旅馆的规矩。我是老干部、老共产党员坐自己人的监牢，你们放心，我会自觉遵守监狱的纪律、规定，服从管理。至于我的案件，有机会我会向你们汇报，我是冤案，我不是反革命……”

聂元梓为什么不认罪呢？1986年，她向上写的一份申诉书是这样为自己辩护的：

“我的错误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和党中央的路线中发生的错误。但没有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阴谋活动。20世纪80年代审判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表明，他们的阴谋活动没有一件事和我有牵连。我与他们没有帮派关系。我也没有打、砸、抢行为。没有触犯刑律，因此不应以《刑法》处理。

“我在‘文革’初期是有错误的，对错误我将向党永远检讨下去，彻底改正。但我的问题应以事实为根据，实事求是地解决，才能真正汲取教训，达到教育犯错误者和广大干部、群众的目的。

“我坚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也坚信我的问题也一定会得到解决。我请求党中央尽早正确地解决我的问题，不致使自己的同志以及家属几十年内都遭受不白之冤。”

1984年，聂元梓因患多种疾病，病情加重，于年末，被送回北京“保外就医”。1986年11月，监狱通知聂元梓，她被“假释”了。1987年，她得到一张选民证。

聂元梓觉得自己被判刑冤枉，出狱后病情稍好转她就一边往上写申诉书，一边四处打听，这案子是怎样判下来的？她的孩子一再找法院打听。这个问题引起人们思考。“文革”造成这样大的灾难，第一个造反人聂元梓是个象征，是带头积极执行极“左”错误路线的象征，犯上作乱的象征。再也不能许可破坏社会安定，乱国家、乱政权的事情发生了，这是历史经验教训。对这样的造反人实施惩戒，有其必然性。

#### ◇ 今日聂元梓

数年前，我认识聂元梓之前，先认识了原社会主义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聂真同志。与他闲聊起来，才知道他的小妹就是聂元梓。聂真告诉我，他妹妹已出狱，用了别人给她取的化名在做生意。我有在研究“文革”的兴趣，遂去拜访聂元梓。聂元梓的住址，后边有个“宫”字。我凭主观想象，以为聂元梓做生意发财了，一定是住在“宫”一类的宾馆里做大生意。见面出我预料，原来这“宫”不过是借住的她亲戚单位一处宿舍楼的地名。她只有两间小屋，房子相当老旧。聂说她做生意不过是找点事情做，几年下来，到现在没赚到钱，乘公共汽车费、电话费倒是贴进了不少。聂还告诉我，她出狱后一无生活费，二无医药费，三无住房。这些年是靠亲友接济，维持着最简朴的生活。但是聂显得很不在意的样子。她说出狱后她差点儿病死。她不想死，也用不起贵重药，硬是靠自己练身、练腿脚，从病床上走下来了。

“文革”以来，将近30年，戴着“反革命”帽子，受监管，劳改，干重体力活儿，坐牢，

最难熬的日子毕竟挺过来了。

这十多年，这一直过着居无定所，看病缺钱，颇不安宁的生活。1999年起，生活有了政府补贴，医疗也有保障，她的日子可以较稳定地过，只是住房还悬着，暂时还没有解决。

而今的聂元梓，体态臃肿，患有心脏病、腰椎骨严重错位等多种疾病。后一种病，是20世纪70年代在江西鲤鱼洲挑河泥跌了跤，没有条件及时治疗而留下的，随着年岁增长，第五腰椎骨已经错位二分之一以上。经常疼痛难忍。如不及时治疗，身体有瘫痪的危险。然而因有心脏病，不能轻易动手术。她经常上午步行加搭乘公共汽车，去医院打针、取药，她觉得这对锻炼身体反而有益，心态大体是平静的。她的日常起居完全自理，安于简朴生活。每天的饭食是馒头、稀粥、青菜、豆腐之类，全仗自己采购、烹制，有客人来，则添加一点炒鸡蛋、肉丸子、粉丝汤，一派河南乡土风味。

她不再诉说自己“案件”的平反改正。她说，“相信历史吧。”

（2001年3月11日改定）

□ 摘自《人生的滋味》，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